

雾山御剑 编

总有一种爱可以永恒……

等待着某个人柔软的手掌，传递来连时光也不可磨灭的温暖。

流逝的时光之外

微凉/淡看时光行远

独木舟/兔子的肚子里有封信

北尘悦/极冬望夏

林小木/东风知我将欲行

溺紫/空城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流逝的时光之外

B e y o n d t h e P a s s a g e o f T i m e

雾山御剑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逝的时光之外/雾山御剑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104-1074-1

I. ①流… II. ①雾…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4580 号

流逝的时光之外

作 者: 雾山御剑

责任编辑: 残 阳 曲静敏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张: 7.25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074-1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苔痕】

1	大城小爱	文/苏繁烟	2
	绵	文/7998	10
	台风	文/恋上一滴泪	22
	走失在小镇的葱茏夏天	文/风寄燕然	35
	浮世年华不老去	文/梶鸢	45
	你是我老去途中最美的回忆	文/蜜小卡	57

【榴火】

63	爱情这个大山盗	文/微凉	64
	东风知我将预行	文/林小木	79
	黑夜不再来	文/7998	90
	空城	文/溺紫	101
	极冬望夏	文/北尘悦	114
	芝芝想念何江南	文/龟心似贱	125
	如若合欢请善爱	文/楼兰筱阁	135
	兔子的肚子里有封信	文/独木舟	146
	为你着想	文/林小木	157
	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月	文/戴帽子的鱼	166

【云浅】

177	淡看流光行远	文/微凉	178
	我来听你的演唱会	文/邻居家的猫	189
	结衣的拒绝	文/九月末	202
	融化时分	文/棠	207
	你是人间四月天	文/经年	215

苔痕

我们的故事是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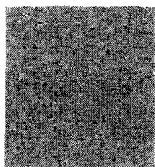
我们的故事是美丽的传说，是自遥远的古时便被人念念不忘并且传颂千年的浪漫。

我们的故事是三月迷离春雨中刚刚发芽的烟柳，尚不曾沾染任何俗世尘埃，婀娜出最清新纯粹的嫩绿。

我们的故事是风，带着欢快的脚步奔跑过熟悉的大街小巷，在空气里留下独特的气味，不容认错。

我们的故事是青石板路上苔藓的痕迹，没人知道它经年累月地暗暗生长，等发觉时已是一片阴绿。那是从我们儿时开始的足印，一步一步走到如今。而这片郁郁的青色到底将带给我们欢欣还是伤痛，谁也说不准。

我的爱那么小，它被囚禁在一个小小的匣子里。因见不得光亮，终于慢慢地，在干涸的时光里，碎了一地。



大城小爱

文/苏繁烟

1

电话铃声划破了午夜的宁静，郑驿路在电话那端喊：苏梨花，到隔壁寝室问问叶紫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苏梨花在黑暗里摸索着走向门外。

郑驿路觉得苏梨花为他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因为苏梨花是个叛徒。当年高考报考的时候，郑驿路不顾父母的反对填了南方的一所学校。当他沉浸在江南水乡的美好梦幻中时，一纸通知书把他从美梦中拉了出来，通知书来自北方的一所重点大学。

母亲说，南方那个学校太没名气，所以我们让梨花……

郑驿路飞奔到苏梨花家指着她的鼻子说：苏梨花，你欠了我的。

苏梨花不说话，不日，她将北上念郑驿路考取的大学。

郑驿路喜欢江南小城，苏梨花是知道的，就像他的样子，瘦削白皙，眉眼和顺，经久不变的棉布衬衫牛仔裤。他说，苏梨花，漫步在初春的水乡小镇里，连忧伤都会变得妩媚起来的。而此时，苏梨花，是硬生生斩断郑驿路爱情的罪魁。

郑驿路讨厌大城市里的喧嚣，他觉得大城市里每天都充满了尔虞我诈后留下来的铜臭味道，每次路过学校前面那条小吃街郑驿路的脸上都会露出鄙夷的表情，一副要变成神仙的架势。

然而郑驿路终没成仙，他喜欢上了苏梨花的同学叶紫，女孩清清爽爽如出水芙蓉一样，更重要的是，她打江南来。

苏梨花敲隔壁的门，没人应，再敲，有女孩骂，大半夜敲门要死啊。叶紫说，梨花，你告诉郑驿路，我不想见他。

2

苏梨花觉得自己的整个大一生活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便是暗无天日。郑驿路做什么事情都喊苏梨花，上街买东西，苏梨花是免费搬运工；灯管坏了，苏梨花站在梯子上换……合租的楚扬不解，郑驿路说苏梨花家卖五金的，换个灯管是小CASE。更放肆的是，哪怕买个米线、奶茶什么的，郑驿路也打电话：苏梨花，元一路左手边第三家的过桥米线，两碗，多加辣椒和醋。

顶着三十几度的高温天气，苏梨花把米线送到郑驿路的寝室，郑驿路不在，正在上铺躺着看书的楚扬从被子里钻出半个身子说，他去自习室了，让你把米线送到自习室。

苏梨花拎着醋味浓烈的米线走进自习室时，有同学痴痴地笑了，郑驿路和叶紫正坐在自习室的中间小声说笑。苏梨花看着叶紫笑得甜蜜想女孩子的心还真是弄不懂，前两天还决绝得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模样，而今，又变回了小鸟依人。

放下米线转身离开，郑驿路突然说，苏梨花，你买的米线不对吧？这个不是元一路的米线。

苏梨花惊讶，难道学校附近还有别的米线么？

郑驿路说苏梨花，你别忘了，你欠了我的。

众目睽睽之下，苏梨花觉得郑驿路真的太过分了，她转身走到郑驿路的面前，不对是吧，那就不要吃了。末了，又说，郑驿路，如果说曾经我欠了你的，那么这一年里你对我的折磨，已经够了。苏梨花不反抗并不是因为不敢，只是对曾经的愧疚。

那天苏梨花的米线没白买，从自习室出来遇见了楚扬，两个人端着米线在食堂吃得不亦乐乎。楚扬说还是元一路的米线最地道，苏梨花笑得灿烂，郑驿路，米线你不吃会有人吃的。

吃米线时楚扬说，苏梨花，给我做女朋友吧，我不会让郑驿路再欺负你了。还未嚼烂的米线喷了出来，在楚扬洁白的T恤上开了妖娆的花朵。

3

大一的假期，郑驿路一家搬到了这座北方城市。

郑驿路的妈妈说，梨花，闲着的时候就到家里来，阿姨给你做好吃的。郑驿路把苏梨花拉到角落里，你最好别常来，要不然叶紫一定会不高兴。

苏梨花说我没那么贱，又想问，郑驿路，我们从小到大认识这么多年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的好感么？

后面那句苏梨花没问出口门就“咣当”一声被关上了。楚扬的信息进来，梨花，驿路回家住了，你来和我合租吧。

苏梨花在大二开学时搬出了宿舍。寝室的丫头问，梨花，你真的去和楚扬同居？我们才大二呀。苏梨花不明白同居和大二有什么关系。爱情这东西，合则在一起，不合就说拜拜，什么年代了，那些拖泥带水、欲擒故纵的小伎俩在现实面前显得太苍白。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对于苏梨花来说正合适，偶尔放学和楚扬一起在客厅看一些弱智的娱乐节目或是周末两个人用一天时间在厨房里捣鼓一锅汤，倒也自在。

苏梨花觉得，爱情，还是沾点烟火色比较实在，柏拉图式的爱情在现实面前并不尽然。有的时候半夜写东西写累了闯进楚扬的房间看看他好看

的眉眼和性感的唇也不失一种享受。

郑驿路在大二开学的第二个月来到了楚扬的房子，看到抱着趴趴熊、穿蕾丝吊带睡衣开门的苏梨花下巴快拉到了地面。

苏梨花说楚扬在睡觉，你去找他吧，然后回到屋里继续睡。

还未寻得刚刚的梦境，楚扬的屋子里就传来两个人吵闹的声音。郑驿路喊，楚扬，你他妈怎么搞上了苏梨花？

楚扬说，郑驿路，你眼高只看不食人间烟火的妞，我不是，我就是喜欢苏梨花。

吵闹过后苏梨花听见两个人扭打的声音，苏梨花推开楚扬的门对郑驿路说，出去，以后不要再来这里。

郑驿路看着苏梨花钻进楚扬的被子里时狠狠地用拳头敲墙壁，关门离开时他说楚扬，你小子不地道。

那天苏梨花没有去学校上课，她一整天都窝在楚扬的怀里，眼泪浸湿了楚扬的胸膛。

4

时间在安稳地慢慢流逝，而有些事情，只要不刻意提及，就会慢慢地风化在过往的岁月里。

忽然大三，苏梨花和楚扬的关系依然彼此安好，平静无波。

倒是郑驿路，换了许多女友，无不来自江南。郑驿路在这三年的时光游览了江南的许多城市。他的校内网上，留下了他辗转过许多城市的痕迹，苏杭江浙，抑或周庄乌镇。

偶尔在校园遇到郑驿路携女友散步，苏梨花会落落地笑。女孩子会指着梨花小声说，这个就是你传说中的小女仆吗？一点不像呢。

大三的苏梨花，已经不是那个曾经拎着两碗米线呼哧呼哧跑几层楼送给郑驿路的苏梨花了，她穿着粉色的裙装，站在校园的丁香花树前，跟丁香花比毫不逊色。

郑驿路问，苏梨花，楚扬怎么样？

苏梨花说我们都很好。

正说着，郑驿路的妈妈来学校，看到梨花竟然眼含泪水。她拍着梨花

的肩膀说，梨花，你这个丫头，怎么不到阿姨家里来，阿姨好想你呢。

怀里抱着的盒子全数被塞到了苏梨花的怀里，郑妈说，梨花，阿姨做了很多好吃的等你来，每次驿路都说你学习忙。

苏梨花脑袋里突然一灵光，说，阿姨，我不忙，是驿路他没有告诉你你做了好东西。于是人来人往的校园，郑驿路被妈妈扭着耳朵走，你这个小子，不让你对梨花好点吗？你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吗？

郑驿路的小女朋友站在一边没了主意，脸涨成了猪肝色，苏梨花笑得花枝乱颤。

5

郑驿路再次失恋了。

苏梨花在楚扬的房间里看到了郑驿路，他眉目微蹙，跟楚扬数落苏梨花，她三番五次地搞乱我的爱情算是怎么回事？

楚扬微笑不语。

郑驿路问楚扬大四有什么打算？

楚扬说梨花去哪我就去哪里。

苏梨花站在门口感动。郑驿路侧头看见了苏梨花，他并不笑，表情严肃。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在郑驿路的脸上染了一层金黄色的光圈，这一刻，苏梨花竟然觉得郑驿路的形象突然高大了起来。

大四苏梨花回到家乡的学校实习，楚扬跟了去，在一家电子公司谋了一份职。傍晚两个人在江滨公园看音乐喷泉。在泉水似箭一般冲向天空的时刻，楚扬说，梨花，我们毕业就结婚吧？

即便楚扬说话的声音很小，苏梨花还是听见了。但她还是在音乐高潮时大声说，楚扬，你刚才说什么？

梨花，你有没有爱过我，我们共处的第三年？

苏梨花愣在了那里，喃喃地念，第三年了。

爱，这个字眼，如此熟悉又遥远，突然摆在了面前，苏梨花竟然发现自己是不知所措的。楚扬突然跑跳到了喷泉边上的水池里，他在华灯初上的夜晚，在人潮汹涌的公园里喊，楚扬爱苏梨花。

有掌声雷动。

苏梨花看着站在水池里的楚扬，俊朗的面容，高大的身材，对她的执著，不失为一个好的结婚对象，然而为什么此刻，心里尽是隐隐的失落？是爱太厚重，还是真爱面前，自己太卑微？

6

大四的上半年，苏梨花签了工作，就是现在的城市，一个杂志社。楚扬简历投了很多，迟迟没有结果，他经常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喝酒喝到不省人事。晚上苏梨花把楚扬屋子里的酒罐收拾掉，然后看着这个一起生活了三年，赫然长成男人模样的楚扬，一阵阵地忧伤。

郑驿路打电话来，苏梨花，出来喝酒吧，我在后街。

12月的后街依旧一片繁华。

关东煮、海鲜、臭豆腐的味道弥漫了整片天空。郑驿路坐在海鲜排挡里朝苏梨花招手。苏梨花看着小小的桌子上摆满了海鲜小吃和啤酒，郑驿路举着啤酒瓶子说苏梨花，我们今天不醉不归。

苏梨花觉得郑驿路很好笑，大四了，才来这套，而且，他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高傲得对后街不屑一顾的男子了。

郑驿路一边喝酒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苏梨花，怎么如此就大四了？苏梨花，南方原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美好，住上一阵子，湿冷空气让你觉得自己患上了老寒腿；苏梨花，你看，我们毕业了，还有人会重复我们走过的路，马不停蹄地恋爱、分手、错过；苏梨花，你找到了一个好归宿啊，楚扬是一个好男人，你们同居了这么久，应该了解的，他比我好千倍万倍……

有低年级的学弟学妹朝这边望，也许他们诧异，时代发展到连同居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地步吗？

郑驿路趴在桌子上迷糊，校园里的寝室传来一阵阵的歌声，大四的学生凑在一起以鬼哭狼嚎的方式来祭奠即将到来的离别。有啤酒瓶子爆裂的声音。远处有烟花升空，绽放出一种极致的美。

2006年末，苏梨花一改往日的安静，在后街上一瓶接着一瓶地喝啤酒，和着啤酒瓶子爆裂的声音、烟花绽放的声音、小情侣们甜蜜的吵闹声音，醉了。

苏梨花在正午时分醒来，自己床上。

郑驿路也在，他紧紧抱着自己的一只胳膊睡得正熟。抽身出来去楚扬的房间，干净整洁，却也是空空如也。

洁白的床单上有楚扬留下来的纸条：

梨花，我一直都告诉自己你是喜欢我的，但是我们终没有摆脱那些俗不可耐的套路，终日在你心里盘踞着的，应该是驿路吧。

我想他应该也是喜欢你的，他在喝醉的时候叫的是你的名字。我去别的地方找工作了，看来这个城市并不属于我，因为我那么努力地想在这里留下，但是现在发现，即便它那么大，却没有给我留下一丁点儿的位置。

梨花，祝你幸福。

扔下纸条冲出门去，街上车水马龙，苏梨花试图在人群中找寻到那个和她一起住了三年，叫了她三年女朋友自己却吝啬得连一个吻都没有给他的男子楚扬，只是熟悉的街道上除了陌生的面孔，再也没有其他。

坐在马路边，苏梨花歇斯底里地哭，也喊，楚扬，你给我滚回来，苏梨花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她愿意与你结婚。然而除了迎面而来的凛冽寒风，没有人来聆听她的呼唤，没有人会理会他们关于爱情的过往。

2007年，苏梨花和郑驿路毕业。

郑驿路说梨花，以后让我照顾你吧。

苏梨花摇头，太晚了，如果在刚念大学的年龄，苏梨花一定会没有一点矜持地答应，而今，她不再年少，亦过了无爱不欢的年龄。

2007年年末，郑驿路突然出现在苏梨花的门前，他说梨花，你看看我妈妈吧，她有话跟你说。

苏梨花看到郑驿路的妈妈哭了，她瘦成小小的一团缩在床上，像没有安全感的猫崽。郑驿路说，怎么胃癌晚期了呢？妈妈前一阵子还吃辣呢。

郑妈说，梨花，是阿姨对不起你，如果当年不是我让你改了驿路的志愿，也许你们会有一段完美的爱情，他曾经那么坚定地跟我说过他的梦想是要娶苏梨花做他的小妻子。

苏梨花说阿姨，不怪你的，我们做不成爱人可以做好朋友啊。我知道你舍不得儿子远走，如果我辜负了一个母亲的愿望，我也会一辈子不安的。

郑驿路在客厅里吸烟，吸着吸着狠狠地抽了自己两个耳光，郑驿路，真正混蛋的是你自己，是你破坏了苏梨花的青春，在每个幸福即将降临的时刻你总是伸手拦断。郑驿路其实并不喜欢关于江南的一切，只是因为苏梨花在很小的时候说过，她要为郑驿路长成一个如江南女孩一般甜美的姑娘。

被割裂的生活里，流年成冢。到最后，离开的离开，忘却的忘却，爱情，便显得更为单薄。

郑妈在停止呼吸的时候拉着郑驿路和梨花的手说，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你们在一起的。郑驿路那天哭得很伤心，他倜傥的模样尽失，鼻涕眼泪弄脏了棉布衬衫和牛仔裤。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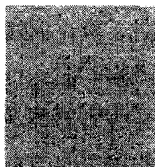
苏梨花和郑驿路没有在一起。

2008年，两个人依旧你是你，他是他。偶尔会在工作之余到咖啡厅喝杯东西，然后相觑无言。

苏梨花时常想起楚扬，他俊朗的眉好看的笑。他不知道他走得毅然决然，却是苏梨花一辈子的伤。

街上播放着张澜澜的《大爱无言》。苏梨花想，谁说大爱无言，我的爱那么小，它被囚禁在一个小小的匣子里。因见不得光亮，终于慢慢地在干涸的时光里，碎了一地。

整个人好像一块绵，疯狂贪婪地吞噬着所有的悲伤。



绵

文/7998

在手指接触到键盘的这一刹那。记忆像早有预谋般，扩散，变得蜿蜒而绵长，似乎想让我无从写起。

但我始终记得，故事的开始，在那艘纸帆船。

32℃的天气，热得不像话。我四仰八叉地躺在客厅的地板上，空调是急冷强风，身旁还放着我刚吃完的西瓜的尸体。

下一刻是出差的老爸回来，他满身大汗推门进来，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说：“贤正，看我给你买什么回来了？”

我听了之后像软体动物一般慵懒地回头。但看到的竟是足够让我兴奋的帆船模型。

我马上起身，抢了那帆船模型回房，然后整一个下午我都窝在房间里，组装那模型帆船。不惜挥汗如雨。比我小两岁的卡卡一直在我旁边，嘟囔着老爸偏心没给她买礼物。见我没事理她，便又跑去爸爸那边抱怨什么了，一阵之后，又跑回来我房间嘟囔。如此反复不已，乐此不疲。

可惜的是我的心思一点也没放在她身上。

一个卡卡而已，怎么比得上我的帆船。

但在我装好我的帆船的时候，卡卡不失时机地哭了。于是我被迫用纸做了艘帆船给卡卡。

哭着的卡卡一爪子将那纸帆船拍得稀烂，然后说：“我不要啦，这船都不行，怎么下水嘛！”

我费尽心思，绞尽脑汁，给卡卡的纸帆船加上铁丝固定。并一再向卡卡吹嘘那纸帆船如何好：“纸做的嘛，多好。还是太空船呢！你跑楼上扔下去还能飞，我的船扔下去就摔烂啦。”

卡卡听了破涕为笑，抱着我的手臂撒娇说：“哥，你真好。”

“好啊好啊，我也觉得我好。”我随口说着，抓着我的帆船跑出去外面要试航。

我家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我把那里定成了我的帆船首次航行的地方。卡卡也跟我在一旁，要跟我一起去试航，而且一路上还叫嚷着要跟我比赛。我听了之后，反应是用眼角余光瞄了一眼卡卡怀里那个粗制滥造的纸帆船。

我心里一再认为，小我两岁的卡卡，在智商的成熟程度上与我远大于两岁的差距。那破帆船怎么跟我200多大洋的模型比？

但卡卡并不在意这些，她只是说，如果我输给了她，就要把我的帆船先借她玩。

下水的时候，卡卡拉住我说：“要比赛了哦，谁离刚放下去的地方远，谁就赢。”

“好，没问题！”目送我的帆船徐徐飘去的时候，我信心满满地说。不出所料的，到比赛结束的时候，卡卡的船不知沉到哪儿去了。

然后卡卡笑着对我说：“我赢了。”

“赢个鬼，”我说，“你的船早沉水里去了。”

卡卡说：“就算沉下去了，也沉得比你远。”

我愣了一下，然后不服气地说：“你怎么知道沉得比我跑得远？”

卡卡说：“你要是不信，你就下去把我的船捞上来，看看是不是沉得比你远。”可是我听到的，仿佛是卡卡说：“你去死吧，快跳下去淹死吧，你被淹死了你的船就是我的了。”

我的船被卡卡用“男子汉说话不能不算话”骗走之后，我生气了，两天都没有跟她说话。

晚上的时候卡卡来我的房间敲门。

我灵感突发，跑到我房里的CD机前面，把歌选到了杨千嬅《闪灵》，然后拿着遥控器爬到了房门旁边的衣柜上面。

“门没锁，进来吧。”我在衣柜上说。然后门马上就被打开了，卡卡手里拿着我的帆船，小声地叫：“哥。”

我没有应她。

卡卡转动着脑袋，在房间里四处找寻我的身影，但没有看到我。她奸笑了一下，伏下头去看床底。

“怎么没有？”卡卡自言自语地对床底说着，然后又悄悄靠近衣柜，猛一掀柜门。

但那里面空空如也。

我在衣柜上面忍着笑，捡了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柜上的小石块，扔到了窗户那边。

卡卡听到声音，马上回头望着黑漆漆的窗户，还有那个空荡荡飞着的窗帘。

“哥。”卡卡焦急地对窗子叫了一声，但她不敢靠过去看。我不失时机地按下了遥控的播放键，然后整个房间里响起那歌声：“黑暗中我再见这经典杰作/看着那可笑的脸飞过大银幕/突然怀念你/为何连外星人/也有你附身的感觉/红恤衫的魔影/蓝天空的风景/所有主角逼我在填命/怎么你阴森的一双眼凝望我我只好蒙着眼睛……”歌声最后被打断，卡卡捂着她的耳朵，大叫：“啊！”

这下我可急了。要是让妈知道我吓卡卡，那可不得了！反正在老妈眼

里我只会惹祸，根本及不上卡卡那精灵的家伙乖。我马上从衣柜上跳了下来，并用手捂住了卡卡的嘴巴。

吓坏了的卡卡发现我之后，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还恨恨地咬了我的手指一口。但最让我感到痛的不是手指。我的脚，着急跳下来扭到了。妈的声音在楼下响起：“卡卡？怎么了？”

“没，”卡卡大声回答说，“有老鼠。”

我疼得龇牙咧嘴地揉着我的脚，还非得抱歉似的对卡卡笑。卡卡闪着泪花，恨恨地看着我。

我一瘸一拐地爬上床的时候，卡卡终于忍不住，跑过来坐到我床上对我说：“哥，你疼吗？”

以后每次再见到卡卡，我都会觉得我的脚踝微微有点疼痛。疼得足够让我甜蜜一辈子。

卡卡上中二的时候，那一天她很不高兴，我得拼命地逗她她才会礼貌性地笑一笑。后来我问出了原因：她班上有一个男同学，总欺负她。

我马上拍着我的胸膛说：“没事，我帮你解决那个讨厌的家伙。”

然后卡卡就笑了。看着卡卡笑，我也讨好似的笑了。那个时候，我总是觉得，自从那次吓卡卡事件之后，我一直欠了她什么。

我解决那个讨厌的家伙的方法很简单，我也只会那种简单的办法解决。我把那小子打得满地找牙，然后跟他说如果他再欺负卡卡，我就见他一次打他一次。当然，卡卡并不知道我是怎么解决的。在那之后我主动请缨，背负起接送卡卡上学放学的任务。

四天之后，放学的时候，我在卡卡的学校门口遇到了被我打过的那小子，他还叫了几个人，把我围住了。

“卡卡，你先走。”我说着把卡卡推开，然后看了看那一伙人。

一共有7个人，1VS7，说真的，我有点没信心。

最后我还是把那7个人都放倒了。放倒了他们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卡卡一直没走，就站在旁边看着我跟那群人打架。说起来那7个人也真没用，我身上淤青的地方、受伤的地方，比他们任何三个加起来都多，但他们就是倒了而我没倒。这样想一想的话，我都有点骄傲，然后我就站